蜀山劍俠傳/15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五三回　頂禮拜番僧 晶球示兆逢魔女　尋仇追野猓 荒崖肆虐遇仙娥

下一回▶

金鬚奴原想尋一深山洞壑中修道未成之士，收回宮去，彼此有益。誰知三鳳如此狠毒，阻人昇仙，爲惡太甚。類此孽因，異日必無善果。大錯已鑄，無法挽救。三鳳走後，坐在路旁樹根上，望空咄咄，好生慨嘆。因那峰巒靈秀，景物雄奇，不捨離去，便多盤桓了數日，就便物色所求。

這日黃昏以後，正在閒眺，忽見天空飛過一片寶光，恰似羣星飛逝，灑了一天銀雨。看出是隱居深山異人所用的劍光，想會他一會，忙飛身追去。那銀光似有覺察，電閃飆馳一般，直向一座高崖下投去，轉眼不見。到了一看，乃是一座參天石壁，平整整四無空隙，苔痕如繡，藤蔓如盤，哪有迹兆可循。尋到第二日早晨，正在無聊，忽又聽遙天雲際破空之聲。舉目一看，一道銀光，直往前面飛落，現出一個俊美道童，一見面便問金鬚奴在此作甚？金鬚奴因他所用劍光也是銀色，以爲與昨晚所見是一個人，也忘了問這道童來歷，竟先把昨晚發現銀光追蹤到此不見之事說了，問是否道童本人。道童聞言，呆了一呆，轉問金鬚奴跟蹤之意。金鬚奴因見道童一身仙氣，正而不邪，心愛非常，把那日同了三鳳來此尋人，祇見一個甫成道的女嬰，現已被三鳳妄用魔砂，收回宮去，自己因使命未完，尚在尋找等語，通盤說出。道童人甚機警，聞言心裏又驚又急，臉上卻未顯出，反笑向金鬚奴說：「在下正是昨晚駕光出遊之人，所居並不在這崖下，祇爲尋找一件藥草未得，隨即起身，從崖下深谷中繞飛回去，所以未有相遇。既承青睞，可入

選否？」金鬚奴見這道童看上去年紀雖輕，人甚老練，飛劍已有根底，絕非初學之士，如能網羅回去，豈不比那女嬰又要強些？祇爲他穿着道童裝束，必有師長，不便出口。難得他一些脣舌不費，自願前往，正合心意。祇是事大容易，引了生人入門，不能不加慎重，便盤問道童的來歷和師長的姓名。這道童原有深心，隨機應變，造了一套言語。假說姓韋名容，師父原是一位散仙，自己因犯小過，爲師逐出。自念學道未成，稍一不慎，誤入歧途。終年遍遊名山大川，一爲訪師，二爲擇地隱修。難得有這種海闕仙景、曠世奇緣，故此降心相從，敬求引度等語。辭色誠摯，極其自然。金鬚奴那般精細謹慎的人，竟爲所動，信以爲真，暗忖：「即使萬一有點甚麼，自己也還制伏得他。」便滿口應允，度他入門。道童大喜，立時拜倒在地。又略問了問宮中應守規則，以及衆人稱謂。便由金鬚奴率領，迴轉紫雲宮去。

那三鳳用強逼迫收去的女嬰，便是當年兔兒崖玄霜洞陸敏之女陸蓉波。自從感石懷孕，陸敏疑她與人有私，險遭慘死。多虧極樂真人預示仙機，賜了一道靈符，叱開石壁，逃了進去。在壁中生下石生。先後辛苦潛修了多少年，好容易纔將嬰兒修煉成形，破石飛出，準備上昇靈空天界，完成正果。誰知孽因註定，仍難避免，竟會遇上三鳳這個魔頭，破了護身靈光，遲去數十年飛昇。直至日後母子重逢，助石生、金蟬二人脫難，盜去天一貞水，巧破硃砂神路，逃歸峨眉門下，紫雲三女與峨眉結下怨仇，峨眉五府開闢，羣仙盛會，兩儀微塵陣放出南海雙童，金蟬、石生、甄艮、甄兌等暗入紫雲宮，雙劍斬雙鳳，奪回蓉波元命牌，石生爲母獨煉靈丹，纔得完成正果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那初鳳見三鳳、金鬚奴一個收了一個已成道的元嬰，一個引進一個有法力的仙童，先後回來，問起經過。因三鳳這種行爲最干天忌，雖然埋怨了幾句，心中未嘗不喜。因這五人都是新收，須要經過教練。尤其是後收這一個女嬰，出自強迫，不是人家心願，又壞了人家道基，不能不加防範。錯已鑄成，索性一不做、二不休，表面上仍好好的，用言安慰，給她服了固元膠和金庭玉柱中留藏靈藥；暗中卻用魔法立了一面元命牌，把蓉波的真神禁制，如有異圖，無論逃到何方，俱有感應。又將其餘四人一一分別考察，命他們隨衆朝參，傳授道法。

先收三人，乃是二男一女。一名吳藩，乃福州舊家獨生子弟，幼喜方術小筮之學，年纔十五，便被異派中惡人引誘，入了魔道，專以採補爲事。這年他師父前往雲貴採藥，一去不歸。聞得鼓山來了一個番僧，法術高強，便去領教拜門，那番僧人卻正直，長於晶球視影，一見吳藩，說他資質本來不差，祇緣自幼誤入歧途，淫過太重，恐難得收善果。吳藩心還不服。番僧又拿出晶球，行法透視，說吳藩的師父申鸞，因在南疆採煉房中淫

藥，爲峨眉門下醉道人飛劍所斬。他本人因爲倚仗邪法行淫，壞了好些小女童貞，也在三年之內必遭雷擊。吳藩聽他說起自己經過，宛如目睹。起初申鸞說過，醉道人是他生死對頭，已經遇險三次。這次出門，過期多久不歸，便已疑遭不測。再聽番僧一說，不由不信。他人甚聰明，師父已死，失了靠山，平素積仇又多，縱不遇雷劫，也難自保。見那番僧聲如洪鐘，容貌奇古，兩個眸子寒光炯炯，射出二三尺遠，知是異人，再三跪求收錄。那番僧卻力說與他無緣，不能收納。因憐念他尚有悔道之念，二次用晶球行法視影，命他冥心靜觀。轉眼工夫，相次不見，祇有穿雲裳霞裙的美女御空飛翔，腳底下的海卻變作許多城鎮山林，一幕一幕轉換。後來飛向一座瀕海的山頭，看去甚是眼熟，好似以前常遊之所。正待往下看去，球上又是一片白霧過去，人物都沒了影子，依舊還原，空明無物。番僧道：「你想避過雷劫，再享數十年仙福，快去尋那女子，求她攜帶，便可如願。」說罷，瞑目入定，再也不見答理。

吳藩無奈，祇得拜辭出來。細想那座山頭，分明是兩年前和申鸞到臺灣去採海獺腎，來煉淫藥的地方，他原也會許多邪術，便借遁法前去，尋到那座山頭，果然與球中景緻一般無二。仔細端詳好了女子降落之處，地勢極險祕，人卻不見，祇地下有兩個土穴，土中生的草木，彷彿新被人連根拔走。有一穴內，還剩下一些斷根殘須，斷處白漿珠凝，尚未乾去。沾了點一聞，清香透鼻，猜是兩株藥草，被那女子新來拔去，剛走不久，可惜來遲一步，錯過機緣。正在悔恨欲絕，忽見草叢裏有一物閃閃放光。撥草一看，乃是一根簪子，非金非玉，寶光燦爛，映日生輝。知是那女子遺物，不禁又生希冀。隱身石後，守候了一陣，忽聽破空之聲由遠而近，一道青光自天直下。光斂處，現出一個女子，正是球中所見之人，手中拿着兩株靈芝，一到便往穴中尋視。吳藩見那女子美如天仙，心更怦怦跳動，誠恐時機稍縱即逝，忙從石後縱將出來，跪在地下，直喊：「仙姑垂憐，援救弟子！」來的女子，正是冬秀。目前宮中諸人，個個神通廣大，祇她一人稍弱。自從奉命出宮，雲遊了數日，俱無所遇。這日行經臺灣上空，見下面景物甚美，隨意降落，下來遊覽，無心發現兩株靈芝，因是稀見仙草，打算拔了送回去，再出來尋人。采頭一株時，心忙了些，折斷了許多根鬚。恐泄了靈氣，便將頭上一股碧瑤簪拔下，掘那第二株，連根拔起，完好無缺。心中一喜，匆匆飛行，那股簪兒卻遺落草內。中途想起，返回尋找不見，正在可惜，忽聽身後有人走動，縱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，裝束華貴，丰神麗秀，手捧遺簪，跪在地上，苦求收錄。冬秀見這少年根骨彷彿不差，加上拾寶不取，在此守候，更見得是個有心人。愈發心喜，把他看中。喚起身來，一問經過，彼此俱符所望，一拍即合。吳藩父母雙亡，親族早已鄙棄，一聽紫雲宮仙景無邊，還有許多仙女，早已神飛，頓萌故念。雖然家中還有姬妾財產甚多，哪裏值得留戀。這等人原無天良，徑直隨了冬秀，往紫雲宮飛去。

另一個男的，是個幼童，不啻西山中山民之子，姓龍名喚力子。生具畸形，頭扁而小，凹鼻上掀，兩眉當中多生着一隻眼睛，兩手六指並生，一般長短。因爲相貌古怪，一下地便能言語，父母當他是個妖怪，扔在山溝裏去餵虎狼。那山中的虎見了，不但不傷他，反拿乳去餵。到了五六歲時，忽然在山中路遇他的父母爲羣獸所圍，這孩子本具靈性，雖祇生時一面，卻還記得他父母模樣，當下打散羣獸，救了出來。他父母也還記得他的異相，他又身量不高，一見便認出是自己兒子。因爲他不爲虎狼所傷，那般勇猛，上下樹抄峰巒，疾如飛鳥，又把他當天神降世，便要帶回家去撫養。誰知孩子自幼生長荒山，性子極野，家中居不多日，討厭四外山人禮拜看望的煩囂，仍逃了出來。可是天性極厚，每隔些日，總要採打些山果送回家去，看望父母一回。留卻留他不住，他父母也沒奈他何。到第三年上這日，他又回家省親時，他父母俱都不在。一問鄰人，纔知他父母出外販貨，爲隔山野猓所殺，屍骨無存。他也不哭，強逼那鄰人領路，到了隔山，仗着身輕力大，連殺了許多野猓。他父母的仇人爲他打死，還不肯走，定要把野猓殺完纔罷。野猓人多，後來見上去一個死一個，纔害怕逃走。一則沒有他跑得快，二則性蠢，逃起來是一窩蜂，不知分散四逃。後來被他追入一個兩面峭壁千丈，祇有一條窄溝，越發無法逃躲。他跳入野猓叢中，小手一抓，就是一個。抓到手內，連身躍起，先用五指，往胸間一戳，弄死之後，再隨手擲向危崖之上，打得鮮血四濺，腦漿迸裂，屍橫地上。又如法炮製，再去抓第二個。這最後一羣百十個野猓，被他打得好似落花流水一般。